

寶順堂集古法帖

晉祠博物館 編

寶順堂集
吉法版

文物出版社

責任印制	責任編輯	攝影	封面設計	封面題字
王少華	張瑋	鄭華	孫之常	張希廣
				姚莫中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寶賢堂集古法帖/晉祠博物館編.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3

ISBN 7-5010-1260-1

I. 寶… II. 晉… III. 漢字 法帖 匯編 中國-古代 IV. J292.2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1) 第 02988 號

寶賢堂集古法帖

編著 晉祠博物館

出版 文物出版社
發行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Http:// 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印刷 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 新華書店

889 × 1194 1/16 34.75 印張

二〇〇二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三六〇圓
三二〇圓 精平

ISBN 7-5010-1260-1/J·513



寶賢堂集古法帖刻石原藏太原傅公祠，一九八零年移至太原雙塔寺（永祚寺）文物保管所保存。新建碑廊刊藏全套刻石共計一百五十六塊（其中有二十七塊為雙面刻石）。

寶賢堂集古法帖是明晉靖王朱奇源為世子時，匯晉藩府所藏各帖中之精品，又增選宋、元、明書家真迹，於弘治二年（公元一四八九年）鐫刻而成。



晉祠博物館寶賢堂集古法帖編委會：

顧問 姚奠中 徐憲章

主編 李鋼

執行副主編 常原生

副主編 蕭盛炎 張元成 王鴻賓 王天庥

編委 屈克新 趙寶琴 陳風 左正華
胡泊 常學麗 劉瓊 趙玉僊
田立勤 牛慧彪 冀美俊 張曉強

總目

寶賢堂集古法帖及釋文序	姚奠中	一
明拓寶賢堂集古法帖	蕭盛炎	三四一
釋文引言		三四三
釋文凡例		三四五
釋文目錄		三四五
寶賢堂集古法帖釋文	王鴻賓 屈克新 釋文 王天麻 吳連城 劉國樸	校訂 三六三
寶賢堂集古法帖釋文跋	吳連城	四七七
論寶賢堂集古法帖	王鴻賓	四七九
寶賢堂帖校釋與行草辨識初探	王天麻	五三五
寶賢堂集古法帖編後記	常原生	五四五

寶賢堂集古法帖及釋文序

姚奠中

一九九八年冬，王鴻賓同志拿他與屈克新同志所作寶賢堂法帖釋文，求爲校定，並爲作序。我雖老耄，未能堅拒，前後五個多月，才算把全帖和釋文校讀完。現將太原市晉祠博物館珍藏的這一法帖明拓早期的本子縮印，與釋文合爲一書，以便對照賞翫。下邊對這一法帖的價值和釋文的作用，略述鄙見於次。

北宋一代，匯集歷代法書刻爲叢帖最著的有下列幾種：

一、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九九二年），由翰林侍書王著臨摹刻版的淳化秘閣法帖，簡稱閣帖。

二、宋仁宗慶曆、嘉祐（公元一〇四一年——一〇六三年）間，尚書郎潘師旦刻石於絳州的絳帖。

三、宋仁宗慶曆二年至三年（公元一〇四二年——一〇四三年），慧照大師希白潭

刻石於潭州的潭帖。

四、宋徽宗大觀三年（公元一一〇九年），由蔡京奉詔主持刻石的大觀太清樓帖，簡稱大觀帖。

閣帖集刻最早，摹自御府墨蹟，大部分作品來自南唐宮廷所藏。其版雖早毀，但就原拓輾轉翻刻的甚多，廣布海內，影響很大。

絳帖是最先臨摹閣帖的，次序有所調整，內容有所增刪，特別是增加了右軍書及唐代和宋初各家。雖沿襲了閣帖的一些偽、誤，但刻得好，容量大，問世之後，極爲藝林重視。雖經分裂補刻，而翻刻之多，影響之大，與閣帖相埒。

潭帖時間與絳帖相當，卻不是摹自閣帖。雖精，但分量小，流傳不廣，原石早毀，拓本亦極少見，影響不大。

大觀帖也不是臨摹閣帖，而是因閣帖原版壞裂，仍直接由御府所藏墨蹟摹勒上石的。刻工之精超過閣帖。雖形式上有所因襲，偽、誤處多未能糾正，但內容編次，頗有增刪、更定。是一般名家公認的最好的叢帖。可惜原石早毀，流傳後世的少數拓本，很難見到。

這裏要提出的，則是明代晉王府所刻的寶賢堂集古法帖。這部法帖正是直接摹自大觀帖。雖晚了幾百年，但卻不是閣帖的云礪，而是絳帖的昆弟。明晉王府藏有宋拓、宋裱，出於南宋權相賈似道府的大觀帖，又藏有絳帖的精拓善本，還藏有絳帖殘石五十多塊。寶賢堂帖就是以大觀爲主，參考了閣、絳、寶晉齋等帖，予以增、刪、移、易，特別增加了絳帖所無，時間延到明代，而這部分也是直接從墨蹟摹刻。所以寶賢

堂帖的價值，遠非各種翻刻的叢帖所可比。王鴻賓同志有專文作了詳細的考證分析，此不復贅。

寶賢堂帖的價值肯定了，但讀起來依然不易。這是從閣帖開始就存在的問題。我在中學時期，曾買到一部閣帖，欣喜之餘，急去翻閱，而擺在面前的卻是：字不識，句難斷，文不明的古董，遠不及薛尚功所作有釋文的鐘鼎款識之類更具吸引力。只好束之高閣，不再理會。從宋劉次莊起，爲閣、絳等帖作釋文的不少，但大多流傳不廣，而各家所釋，又多歧異，讀任何一家，都難於令人愜意。由於魏晉以來，草法從無統一規範。雖有部分常用字，約定俗成，而書家運筆，仍多隨意。摹刻上石，技藝有殊，稍一偏差，即成謬誤；一再翻刻，去真彌遠；或石刻磨損，拓工粗疏，拓片欠晰，難於辨認。凡此種種，大大加深了釋文的難度，降低了所釋的準確性。王、屈二同志費了數年的工夫，一方面，以明拓寶賢堂帖早期本爲主要依據，並參閱明清以來多種拓本及其他有關法帖，既取各帖之長，祛各帖之短，增各拓本之所未見，厘正舛誤，或補齊佚漏，使之不失帖文、字蹟的本來面貌，不因某拓本、某帖之誤而誤釋；一方面，通考各家釋文，比勘、辨析、擇尤、正誤，力求近是。在比勘、辨析過程中，常遇到的是：字似而義不通，或義順而字不似，句通而上下文不貫……。一個字往往反復多次，使錯認和疑不能明的字減少到最低限度。釋文之外，還加了注解，其注釋之詳也是過去各家所少有的。這部釋文吸收了歷代閣、絳諸帖釋文成果，使之向前推進了一步，更便讀者欣賞、臨摹、理解之用。王、屈二同志的辛勤勞動，很有意義、很有價值。

我在校讀全書中，除整體肯定，小有參酌補正外，另有幾點體會：首先感到在碑帖史上開擴了眼界，增進了知識。接觸了長期忽視或沒有過問的資料。其二是引起了對摹刻叢帖的前賢深深的敬意。因為歷代名家法書，百不存一；即偶有藏品，亦難見到，而叢帖一下子給我們提供大量複製品。其三是拉近了古人和我們的距離。『誦其詩，讀其書』，只能『想見其爲人』，而面對他們的書蹟，卻仿佛見到了故人。

最後還要說明的：寶賢堂法帖明代拓本已很少見，而這裏所用的本子是晉祠博物館珍藏的明拓早期的本子，晚期所拓，在完整和清晰上都不能和它相比。這一本子，先後由清初陽曲張思孝和晚清徐溝王啓恩所藏。各卷都有張氏多方清晰的印鑒。張思孝是儒生，是傅山最早的霜紅龕集輯刻者，是藏書家和刻書家。王啓恩是舉人，是收藏家、金石家，有專著，帖前也有他的兩方印章。他們保存下來的這個本子，就當前來看，已是相當珍貴了。關於王啓恩，王鴻賓同志專文第四節有考。以此，我以爲此書的出版問世，其嘉惠藝林，當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

姚奠中行年八十有六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图
版



寶賢堂書



皇帝奉書

叔祖晉王

承以

高叔祖晉定王絳帖石刻年久損壞

乃命世子搜揀舊藏博采羣籍

以古今名人書帖令人摹刻集

成一帙未進朕披閱一再見其

采輯詳悉制作不苟已置之使

殿以備燕閒夫人之情必有所

嗜惟

叔祖以宗室懿親安處貴富乃能留

明孝宗與
晉莊王朱
鍾鉉書

叔祖其亮之

不偉歟

情文藝不為聲色貨利所移易
志趣之高良足嘉尚茲特奉書
褒美載觀所奏有云聖道非六
書不傳九藝游藝之時不忘志
道益敦庭訓以為藩輔之光顧

弘治九年閏三月二十九日

皇帝

臣幼好法書

父王因臣所好命臣採擇古今字帖之佳者集

晉世子

朱奇源

上孝宗

皇帝書

成巨冊因名之曰寶賢堂集古法帖既成不
敢自私啓於

父王裝潢成冊以

進荷蒙

皇上天地大恩不

賜鄙棄乃置之便殿以俟燕閒復賜

勅嘉獎

天語溫淳雲章煥爛山川改色城郭增輝臣

父子拜誦之餘不勝忻忭恭惟

皇帝陛下神文聖武

睿知聰明稽古右文崇儒重道故四方風動萬

國歸仁用培我

國家萬年靈長之祚臣忝居宗室承

恩最先願一披之微上塵

晉世子
朱奇源
上孝宗
皇帝書